

新文藝小叢書之四

# 煤

李 納 著

武德祖插圖

東北書店印行

新文藝小叢書之四

# 煤

李 納 著  
武 德 祖 插 圖

東北書店印行

---

煤 (新文藝小叢書之四)

1948.10.初版

著者 李 納  
插圖者 武 德 祖  
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 
發行 者  
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廠

---

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

分店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赤峰 梅河口 通化

佳木斯 安東 鄭家屯 北安 白城子 熱東

---

佳。1—5000。

# 煤

李 納 著  
武德祖插圖

煤能把廢鐵化成鋼。

黃殿文是哈爾濱有名的小偷，外號叫「無人管」。他蹲過好幾次笆籬子，但是毫不在意，他說：『監獄就是我的家，長久不來，還想它呢。』

今年一月，又進了監獄，法院判他半年徒刑，送到礦山生產。到礦山，他用鍋灰把臉一抹，躺在炕上哼哼，今天說骨頭疼，明天說筋疼。人家吃飯他不吃，等旁人都上班去，他才偷着起來弄飯吃。這樣過了半來月，有一天，工會陳主任到大房子去，正好他在炒菜，來不及爬上炕，只得搭訕着說：『主任，我病好了，過天把就能幹活了。』

陳主任說：『你也該幹點活了，要不，連飯也吃不成啦。』

他說：『你分配吧！不過你不管飯我也能對付。』

主任說：『你願幹什麼活？』

他毫不遲疑的回答：『叫我看看水樓吧。』

主任縱聲大笑起來：『那是婦女和老頭幹的活，你年青力壯的，還是挑點別的吧。』

他說：『你說，只要是輕巧活就成。』

主任說：『你去推煤車吧，三個人推一輛，你重活幹不動，就和兩個老工友推一輛。年青小伙，幹點活有多好，爲什麼要犯那沒出息的病？』主任從身上摸出一百塊錢給他：『去洗個澡，剪剪髮。』

主任又告訴他，礦山新老工友待遇一樣，只要勞動，就有錢化。

他嘴裏哼哈答應，心裏却說：『我要錢幹嗎？在哈爾濱作一次「買賣」（註一）就是好幾萬，我還挨這累？』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跑到工會去：『主任，我今天幹活去，你給我找條繩，我把棉袍扎上。幹活要有個幹活的樣子！』

主任讚賞地看看他：『頭髮一剃，可不是一個挺乾淨利洒的小伙子嗎。』就給他找了一條繩，他把前襟扎在腰裏，問：『還帶什麼傢伙？』

主任說：『不用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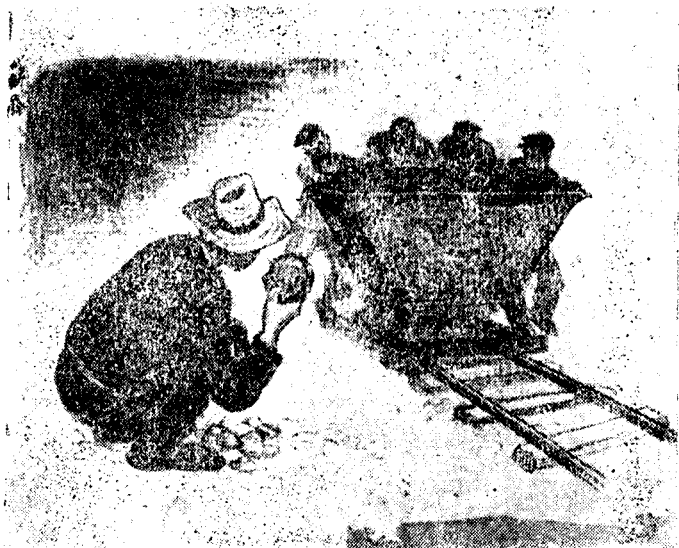
他興緻勃勃的跨出門檻，拉開姿勢，大聲吼唱起來：『我邁開大步往前奔，康喇勒喇……』

到運輸股掛了號，把他分配和兩個老工友推一輛車，誰知他不用力氣，只作着推車的架子，嘴裏哼着二簧，身子向兩邊搖擺，後襟直向兩個老工友掃來。車推不動了，老工友說：『你使點勁吧。』他說：『這不是使勁？』

煤車怎麼也推不過去，老工友把手一鬆，他也跟着鬆下來，說：『老工友不是要團結新工友嗎？你們不推，我也沒法子！』

後面來了一長串煤車，翻車的沒有事幹了，催促着。他就站在一旁喊：『大家來幫忙呀！這掛車推不過去啦！』果然跑來幾個人幫着推，他倒蹲在犄角上，一手拿一個大餅子，咀嚼着喊：『注意！不是鬧着玩的，小心壓住腳呀！』

運輸組長見他老耽誤事，就叫他回去，他正樂意這樣辦。於是跑到草甸子裏睡了一覺，回去見了主任說：『他們兩個都不推，讓我一人推，那能推得動？我不敢批評他們，怕他們罵我『壞蛋』。』



(一)果然跑來幾個人幫着推，他倒蹲在犄角上，一手拿一個大餅子，咀嚼着喊：

『注意點！不是鬧着玩的，……』

主任說：『你別撒謊了，我知道你偷了懶。明天可得要好好幹活。重活幹不了，我送你去看庫縫口袋。』

主任親自把他送到倉庫去，他縫起口袋來，手指伶俐，別人縫二十多針，他一支口袋就縫好了。主任見他像個幹活的樣子也挺高興，臨走囑咐他好好幹。

主任一走，他把針一擱，對那三個人說：『你們是不是老娘們？這是老娘們幹的活呀！』

大家也沒理他，他說：『你們願聽哈爾濱的事嗎？』

大家說：『你趕快縫吧，一會就晌午了。』

他一本正經的說：『一分錢，一分貨，十分錢，買不錯。刨煤一天掙幾千，咱們一天才掙千兒八百的；要認真幹才是真傻瓜！』他把頭湊到那三人跟前，問：『你們願聽「小老媽開勝」嗎？我唱一段給你們聽。』

於是拉開嗓門唱：『小老媽在上房打掃塵土……』引得那三人手下的針也動得慢了。

唱完後，他說：『你們光聽唱，不給錢行嗎？唉，不給錢也

行，你們三人縫的口袋分一份給我，我替天天給你們唱。』



股長一來，他趕忙裝個樣子，股長一走，他又把倉庫變成戲院子。

下班時，見倉庫裏堆着些小條帚，就順手挑一把揣在袖裏。走過合作社，只見豬肉剛撈上來，噴香！他走進去，佯裝買東西的樣子，把一大塊肉偷走，連蓋肉的布也拿走了。一回大房子，就叫：『來吃肉呀！』有人問他：『多少錢一斤？』他說：『我一堆買的。』

有個工友叫楊立順，因為他嗓門高，好說話，又姓楊，所以大家叫他『洋砲』。他看到炕上多了把新條帚，在心裏尋思：『這玩意只有倉庫有……』所以就問：『這條帚是誰的？』

「無人管」說：『我的！』

「你那裏來的？」

他滿不在乎地說：『路上撿來的唄。』

另一個工友走過來說：『這是倉庫的東西。』

他氣憤地說：『誰見我從倉庫拿來的？別血口噴人；在街上撿點東西也犯法！』

大家都圍上來：『你拿了人家的，還不認錯？連豬肉也保險是



(二)大家都圍上來：「你拿了人家的，還不認錯？  
連豬肉也保險是拿的！……」  
『你破壞了我們的名譽！』  
他說：『名譽賣多少錢一斤？』

拿的！……」

『你破壞了我們的名譽！』

他說：『名譽賣多少錢一斤？』

『鬪爭他！』

『鬪爭？只要不打就行。』

大家氣得臉紅脖子粗，說：『走，上工會去！』

他把棉袍一抖，拉長語調：『上工會就上工會，走呀！』見大家拿走了肉和條帚，他半開玩笑地說：『你們說不勒大脖子，這不叫勒大脖子叫什麼？』

大家到工會，把贓物往桌上一擱：『主任，你瞧！』接着把事情敘述一遍。主任嚴厲地說：『黃殿文，你鬧得太不像話了，幾次破壞礦山的規矩。以後再拿人家的東西，把你送到警衛連！』他看到大家都很氣憤，生怕真送警衛連。他想：『光棍不吃眼前虧』，躲過這一關吧，所以就說：『我錯啦，我給你們賭咒，再犯錯誤就天打五雷轟。』

主任見大夥走開，就說：『老黃，你坐下來，咱倆嘮嘮。』主任給他捲了一支烟，從閒談中間到他的家世：他是雙城人，

在家裏也種地，父母親死了之後，就寄住在去爺家。當過幾年兵，以後又想在哈爾濱混點事，但在僑滿時代，沒有個作官的親戚，那裏也混不上事。住在旅館裏，和一班小偷打上了交道，沒有錢，小偷就鼓勵他出去偷，一回兩回，覺得這錢真不錯，一出去就有錢化，往後要錢、抽大烟、扎理啡、逛窩子……什麼都來。結果，老婆被大爺撞出來，到哈爾濱找到他，在店裏租了一間小房住着。他三五天也不回去，媳婦問他，他總用話支開去。他對主任說：『沒有不透風的牆，日子長了，屋裏的知道我幹這沒出息的事，她哭着要尋死。我說：「我也是沒法子呀！」我答應她找事幹，不再偷了。可是主任，不偷？除非我袋裏裝滿錢。……』

主任說：『現在你媳婦的生活誰照管呢？』

他說：『我也不知道。說不定被人家搆出來了。人過到這一步，什麼人也顧不上啦。』

主任問：『你和你媳婦感情怎麼樣？』

他眼睛一閃，垂下了頭說：『主任，我屋裏的是個好女人，我對不住她……』

主任說：『你應該爲你妻兒想一想，在這裏好好幹活，把媳婦

接來。」

他絕望地說：『我現在是臭名傳千里，再莫想抬頭啦。人生一世，過一天少一天，混一日了一日，享福也是一天，蹲監也是一天，挨累也是一天……』

主任說：『你這就不對啦。從前偷東西是沒法子，舊社會逼的；現在是新社會，人人都得工作。你年紀不到三十歲，前程遠大；像我這老頭子，土都蓋半截了，還越幹越上勁。你好好幹活，也和老工友一樣能立功，又能減刑。』

他點點頭。在肚裏尋思：『可也對——但是幹活多受累！』

主任說：『你下坑幹活吧，坑裏掙錢多，每月開七八萬，手邊也寬裕些。』

等他一走，主任立刻照着他說的地方給他老婆打個電報，希望她到礦山安家。

然而，這小子的腦子裏却又塞滿了『溜』的念頭。『溜』總得要盤纏。他早就看準睡在他身旁的工友的包袱，這人叫李子明，平時不愛說話，不會喝酒，樣子和姑娘似的，所以大家都叫他「大姑娘」，叫慣了倒連真名都丟了。「大姑娘」有他特殊的愛好，他

剝掉這起勁，每月穿八九錢，他的錢都買了衣服。他有一雙實皮鞋和一身紅綢裏的衣裳，因為冷，收拾在包袱裏，但他還是時時打開。「無人管」早就打它的主意。他也害怕被抓住，但又一轉念頭：『抓住是他的，抓不住是我的。皮襖誰穿誰暖，吃飯誰吃誰飽。』八路軍真可笑，講民主，光用嘴，不疼不癢，當什麼用？』他把那包袱看準，在溜時一定『滑』它當盤纏。

那天，他當真跟坑長下坑內，往坑內的道路很陡，泥水煤混合在一起，把不住就要摔交。瓦斯燈的亮光只能照一小片，不小心就『着頭』，他在心裏罵：『這個閻王路！那個鬼崽子發明下煤坑。』坑長却像走平道似的，一路告訴他：『這裏滑，那裏有坑。』好容易挨到下面，坑長說：『你坐着歇歇』，就把他分在「洋砲」和「大姑娘」的「掌子」（註二）裏幹活，並且告訴他，「洋砲」就是小組長，不明白的事找他。他想：『倒霉，和他一道——但是，不管它，反正我不能總呆在這裏。』

11

他看見愛漂亮的「大姑娘」滿臉漆黑，只有兩排牙齒是白的。他越看越不順眼，在肚裏罵：『還高興個屁？也不照照自己的臉，裝鬼都不用化裝了。大洋砲，還總唱……』

「大姑娘」見他坐在鑄把上不動，就說：『歇够了吧？歇也歇不下煤來。』

「洋砲」說：『上來，我教你刨。』一面把着他的手刨了幾下。他說：『就是這樣刨，容易，讓我刨給你看。』

他拿起鑄頭，在煤上亂刨一陣。「洋砲」說：『你別像關公耍大刀一樣，力量要用在兩臂上。』

他把鑄頭一擡，『操他媽，這煤和生鐵一樣，憑我這胳膊就刨不下來。』又轉向「洋砲」：『你能刨下我不能刨下，來，咱倆擰個交試試。』

「洋砲」說：『過幾天再刨煤吧，把這些煤剷下去。』

他噉咕着：『出娘肚皮也沒幹過這活。七十二行，這叫什麼行？』

拿起鐵鍬，像有千斤重。他把鐵鍬用力往煤裏一插，煤和鐵鍬一齊滾到下邊去。他大聲嚷叫着：『鐵鍬掉下去啦！』「大姑娘」說：『你這不是成心搗亂！』

他說：『我手一鬆，它就掉下去啦。』

「大姑娘」不耐煩地說：『別吵吵，下去撿吧。』

他巴不得這句話，就「碰通」往下一縱，故意把頭用力在地上  
一碰，失聲大叫：『哎喲，我的頭被煤碰破了。』蒙住頭，「洋砲  
」一看，果真流血了，就說：『你上醫務所瞧瞧吧。』

他真快樂，他的計劃進行得很順利。

當天，「無人管」和「大姑娘」的包袱一塊失了踪。過了兩  
天，「無人管」的媳婦也到礦山了。

陳主任心裏真着急。把她安置在大房子隔壁一間小屋裏，勸她  
不用發急，男人過兩天不回來，就找人送她回哈爾濱去。

女人只好住下來。她那能睡得着？深夜了，只聽見大房子裏忽  
然吵鬧起來，她清楚地聽到主任的聲音：『我告訴你跑不出去，窮  
人的江山窮人愛，兒童團三步一崗五步一哨，你能跑得了？現在你  
信我的話了吧？』

另一個聲音：『你爲什麼逃跑？叫你幹活學好是壞事？礦山什  
麼地方虧待你？』

許多聲音：『說呀，你爲啥不說話呀！』

一個非常熟悉的聲音說：『我一時的錯誤。……』

孩子被吵醒，她把孩子抱着走出來，一看，坐在炕上的正是她



丈夫，她止不住流下眼淚。男人見了女人，大吃一驚：『誰叫你來的？』

女人說：『你打電報叫我來的！』

男人說：『我那裏打電報叫你呀？！』

女人拭擦了一下淚說：『政府待你這樣好，勸你學好還給錢，又給你接家眷，你還跑什麼？這幾年，我什麼罪沒有受過來？家裏撞我，閻婆盃舍笑我，要沒有小醜兒，我早就一頭扎死了！』

女人抽抽答答地說：『你不見以後，我黑夜白天盼，家裏啥吃的都沒有。我只好厚着臉領着孩子回大爺家，人家不肯收留。天黑了，還下着雪，我掛着孩子，不知道上那裏去。哭爺爺告奶奶，小店又留下。政府說你在這裏生產，我以爲有指望了，賣了那床破被就來找你……』

女人簡直說不下去，懷中的小醜兒也哇的一聲哭起來。大家看看黃殿文，又看看女人，心裏都難過起來。女人接着說：『誰知你又逃跑，人家待你好，我一來就看在眼裏了。你究竟安什麼心？你是存心要讓我娘兒們餓死？你到底把我們娘兒們安頓在什麼地方？』

黃殿文焦燥地說：『得，得，別說了吧。』



(三) 女人簡直說不下去，懷中的小醜兒也哇的一聲哭起來。大家看看黃殿文，又看看女人，心裏都難過起來。

大家勸解着：『大嫂，你也別傷心啦，回去休息吧，好好勸勸

老黃。』

「大姑娘」幾次站起來要東西，但他看了這情形很心酸，他咬一咬牙說：『算了吧，我一個跑腿子的好張羅，他老潑剛來，權當送給他安家。』

第二天，黃殿文垂頭喪氣的去找主任：『我家裏說什麼也不回去，願在這裏落戶。主任，你瞧我這吃的、住的，……』

主任說：『住的你不用操心，早給你找好了，就是那所紅磚房。你先支一萬塊錢買點油鹽。吃飯的傢具一會給你送去，爐子早就安好了。』

他笑着說：『謝謝你老。』

主任說：『現在你家裏來了，你下坑去刨煤，多掙點錢。只要你這一月下足二百八個班，給你立一小功，減一月徒刑；往後生產要超過任務百分之三十，給你立一大功，減三個月徒刑。』

他爲難地點點頭。

主任又暗叫「洋砲」來說：『咱們立功條件上不是有一條，改造好一個二流子，給立一小功，這次分配你和黃殿文一塊幹活，

把他改造好了，給你立一小功。」

「洋砲」說：『我豁出一個月工錢不要，我來改造他。』

第一天，「洋砲」來催他下坑，先叫他做些零活，他常常歇下來，歇着煤不動，「洋砲」也沒有說他，只管一個人刨。下了班，也總和他一塊閒嘮。三天之後，黑板報上表揚了他，他覺得臉上有點光彩。

下晌休息時，他問「洋砲」：『你早先是幹什麼的？』

「洋砲」說：『我也和你犯一樣的病，在早，我是有名的齧齧匠，現在我算是安心生產了。民主政府不准有游手好閒的人，哈爾濱也沒有咱們這種人的路了。』

他說：『幹活也真難，土籃一擱到肩上，就不是味兒。』

「洋砲」說：『幹幾天就慣啦，只要你下決心，就是累也不覺累。』「洋砲」誠懇的看着他說：『你這幾天還是胡思亂想，你溜走也沒有道，哈爾濱來了許多新工友，不是告訴咱們不准有閒人啦。咱們兩人好好刨煤，能立功，又能參加工會。』

黃殿文想：『也對，出去再偷也偷不着，老婆又在這裏。幹吧，立了功，減了罪，再回去作個小買賣，刨煤這事是幹不了。』

他說：『你教我刨煤吧。』

洋砲舉起鎬頭，一邊刨一邊告訴他：『力氣要用在鎬尖上，後把要死，前把要活，鎬要拿得穩，刨要刨得準，才能刨得久，累了，左右手換換。』

不一會，刨了一大堆。

他也舉起鎬去刨，但煤却固執着不肯下來。他覺得有點慚愧，他報怨自己：『這麼粗胳膊，不能刨下煤來！』

『洋砲』說：『慢慢刨，別着急。』

他下定決心，把手膀也累腫了，手上起了血泡，還是咬着牙堅持下去。

一個月過去了，他沒有歇一個班，立了一個小功。

這天，『洋砲』拿着一捲鈔票放在他手裏：『開支啦，咱兩開支十萬，我和你對半劈。這是五萬，你收下吧。』

他接過錢，是一捲五百元一張的紅鈔票，他拿在手裏，像比過去拿在手裏的錢要重得多，他裝在口袋裏似乎又比平常的錢輕多了。

他說：『老楊，咱們去割二斤肉，到我家包餃子，咱們好好嘮

一嘜。

他們穿過大道，上合作社去，買肉的人太多。他拚命擠到前面，他看看週圍的人，他再不覺得比人矮半個頭。他叫：『割二斤肉！』吃驚自己聲音也有些變樣，彷彿比平時高昂了。

他提着肉，買了酒。一路上看見人就招呼：『大哥，上那去？』他覺得今天工人們好像不關心他，爲什麼不問他：『你的肉和酒是那裏來的？』

這是他生平第一件漂亮事呀！

爲迎接『五一』，坑和坑、組和組展開集體立功運動。『洋砲』領着黃殿文、「大姑娘」和另外兩個工友和四組競賽。

坑內刨煤聲、砲聲、車聲把說話的聲音都淹沒了。到處閃着瓦斯燈的亮光，沒有一隻手歇着。

『洋砲』是個熟手，鎬頭一下去，只見煤嘩啦啦落個不停。煤刨得太多，車不够用，各處都嚷着：『車呀！』

老黃對『洋砲』說：『這片煤硬，用砲崩吧。』

『洋砲』喊：『行，可是槽要掏得深些。』

黃殿文輪在煤層下掏槽，像魚游在水裏一樣快樂。

砲「轟隆」響了，大塊的煤崩下來。

「大姑娘」搶到了車，嚷着：『四組一共推出十車了，咱們得加油呀……』

頂煤的柱子密密地直立着，像一座大森林，有的已經壓彎了，煤發出吱吱的聲音。黃殿文一心要趕過第四組，他不顧生命的危險鑽進去取煤。『洋砲』警告他說：『老黃，要冒頂啦……』（註三）

他說『不要緊，裏面還有一兩噸煤。不取出來不就糟蹋啦。』兩噸煤一會就被他們搶出來了。

望着發光的煤，「大姑娘」高興地自語着：『這一大堆，準能超過四組了。』

黃殿文幫「大姑娘」裝好了煤，看着一車一車往坑外運，他格外興奮，又重複他已經說過幾十次的話：『咱們現在吃煤、穿煤，國家用的是煤，那一家離得了煤？煤真是寶貝呀！』

四月底總結，「洋砲」領導的組創煤超過任務百分之五十，每人記了一次大功。

『五一』這一天，他一清早就去找工會主任：『主任請我到我

家坐一坐。

主任見他滿臉笑容，忙說：『好，我一會來。』主任到了他家門口，只見他用自己釘的小車推着孩子玩，見他來，趕忙丟開，把主任請到屋裏。

屋裏有自己釘的小炕桌，新炕席，桌上放着瓜子、糖、香烟，還有兩支茶杯。他夫婦倆殷勤地讓主任上炕。

主任說：『今天是你的好日子，我還沒有給你道喜，你倒先請了我？』

他說：『主任，你真像我老爹！我屋裏的常唸叨你。』

女人說：『你比我親爹還強。』

主任說：『這不是我的功，是共產黨的功。俗話說：種大烟的多抽大烟的多，種高粱的多吃高粱的多。共產黨提倡人人當好人，所以好人就多……』

女人說：『咱們怎樣也不能忘記共產黨，他把廢鐵煉成鏹了。』

主任說：『你的刑期已滿，你願回去吧？』

兩人都說：『我們說什麼都不回去啦。』



男人說：『今年我創了一畝菜地，吃菜不用化錢，屋裏的又給大房子裏縫縫補補，一月也能掙兩萬多。你老看，外面跑着那幾隻小豬也是我的。我不領水襪子，屋裏的用舊水襪子一改就能穿，又結實，又省錢。』

女人說：『你老有錢化嗎？沒有就開口。』

男人雖然總是滿足的微笑，但心中似乎有一件事情沒了，他替主任倒了茶，輕聲對女人說：『你抱着小醜兒出去走走，主任不常來，我們好好嘮嘮。』

女人笑着說：『你還有什麼背人的事？』把小孩往背上一摞，出去了。

女人走後，屋裏沉默起來，黃殿文像遇到難以解決的事，他猶豫着，然後在身上掏出一個紙包交給主任：『主任，請你裝起來。』

主任莫明其妙的順從了他。他說：『不瞞你老說，我這一萬塊錢留在身上，是準備和屋裏的逃跑的。現在你老攆我我也不走，這錢倒成了累贅。請你老代我……。』

主任困惑的問他：『這是什麼錢？』

他說：『這是「大姑娘」的衣服錢啊！衣服我見「大姑娘」自己贖出來了。這事多虧你老沒叫鬪爭我，逼我。要不，我屋裏的是愛臉面的人，他也沒臉再住下去。』他用雙手抱住膝頭：『我和「大姑娘」在一個「掌子」幹活，一看見他我心裏就難過。請你老把這錢交給他，往後，我的頭就能抬起來了。』

主任安慰了他：『過去的事就當死了吧……』

這時女人和「大姑娘」、「洋袍」一塊進來說：『叫你開會領獎啦。』

他和大家一齊出去，剛要進會場時，他低聲對主任說：『主任，請你給我改號頭（註四），要能批准我入工會我就更心滿意足了！』

註一：「買賣」，即偷。

註二：「掌子」，坑內採煤的場所。

註三：「冒頂」，煤塌下來。

註四：犯罪的人和工人在經濟上完全平等，就是號頭不同。



煤

1948.10.初版 一佳.5000.

基本定價：50元